

筱欣奕奕／著

落 阳 梦

古代长篇小说

比后宫争斗更惊心动魄的前朝风暴

西晋八王之乱下的爱恨情仇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落 阳 残 梦

筱欣奕奕
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洛阳残梦 / 筱欣奕奕著. -- 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402-4012-7

I . ①落… II . ①筱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7389 号

洛阳残梦

LUO YANG CAN MENG

作 者	筱欣奕奕
责 编	海 涵 王梦楠
责任校对	甄 飞 杜 睿
封面设计	山水悟道文化工作室
社 址	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(100054)
网 站	http://www.bjyypress.com/
微 博	http://weibo.com/u/2526206071
电 话	01065240430
传 真	01063587071
印 刷	北京前程祥和印刷科技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字 数	160 千字
印 张	8
版 次	2016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5.00 元

出版发行  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再见你，恍若隔世
那一瞬
只求让我紧握住你的手
却恨
终究逃不离命运的枷锁
纵然情深，奈何缘浅
一切太匆匆

——题记

落
阳
残
梦

引 言

初见你，微泛涟漪
那一刻
我轻轻吹响手中的笛
也悄悄吹动
你从未开启的心
花前月下，山盟海誓
相约放榜时

再见你，恍若隔世
那一刻
我紧紧握住你的手
也牢牢囚锢
上了枷锁的命运
纵然情深，奈何缘浅
一切太匆匆

回首间，往事如烟
我默默点燃屋里的烛

落
阳
残
梦

落
阳
残
梦

也慢慢点亮
模糊却不曾忘却的记忆
一段故事，片片诗意
装点谁的梦

从少年时代起，他就热衷在丝锦扇面上，用小篆体题字作赋，时间久了，便成了习惯。

序 章

公元 265 年，司马炎接受曹魏政权禅让，建立晋朝，史称晋武帝。有感于曹魏政权抑制宗室而被自己取代的遭遇，司马炎便大封宗室子弟为王，以郡建国，并允许各王设置自己的军队，诸王可自行选用国中文武官员，收取封国租税。本以为如此可使亲氏子弟支持皇室，保司马氏的统治稳固长久，哪知却因此埋下祸根。由于继任的晋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，政权落入了皇后贾南风及权臣之手。

汝南王司马亮按晋武帝遗诏到洛阳辅政，为保个人利益，在收买朝臣的同时，逐步铲除新贵宗室，这引起了新贵们和皇后贾南风的嫉恨。于是他们扶植并指使楚王司马玮与司马亮抗争，一时间卷入人员波及朝野，由于司马诸王实力相当且野心勃勃，很快争斗蔓延至整个中原，就此开始了抢夺政权、惊世骇俗的“八王之乱”。

同时，西北边境外的胡人人口激增、日渐强大，不断在边境起事，对中原虎视眈眈，也图谋夺晋朝江山。匈奴、羯、鲜卑、氐、羌，五胡中又以鲜卑东部部族宇文氏实力最为强大，狼子野心可见一斑。

故事就从这儿讲起。

目录

引 言

-003-

序 章

-001-

第 一 章 噩梦袭来

-001-

第 二 章 蒙冤难辩

-011-

第 三 章 死里逃生

-024-

第 四 章 忍辱负重

-036-

第 五 章 阴差阳错

-054-

第 六 章 似曾相识

-070-

-001-



落
阳
残
梦

第 七 章 又起波澜

-088-

第 八 章 恍然如梦

-101-

第 九 章 暗生疑窦

-118-

第 十 章 片片记忆

-136-

第十一章 蛛丝马迹

-153-

第十二章 剑拔弩张

-171-

第十三章 残酷真相

-191-

第十四章 沉冤昭雪

-207-

第十五章 尾声 此情绵绵

-227-

后 记

-239-



第一章

噩 梦 袭 来

这一瞥，你就是我魂牵梦萦的她吗？

1

月儿又圆了。不远处，成排的水杉在寒风的抚慰下瑟瑟作响。一只夜枭似乎被猎物的气息惊扰起了精神，随着一声划破静谧的夜的嗥叫，扑腾着有力的翅膀，向西南方向飞去。

又是一个寻常的夜，没有战火。离开邺城驻守雁门关已经第三个年头了。经历了大小十几次的胡人来犯，再加上关外的风沙雨雪，享誉邺城的二公子，已不再是当年羽扇纶巾的白面书生。如今轮廓愈加硬朗的五官、宽厚挺拔的肩背、英姿勃发的气质，彰显出令人敬畏的大将风范。

“辰熙，明日起，带领精兵五万，驻守邺城北扼雁门关。胡人虽尚未进兵，但其虎视眈眈、觊觎中原之心早现，我邺城作为门户城池，必为主公消除隐忧尽绵薄之力。我是城主，我儿必当身先士卒，保一方平安。十七年来，辰熙一直是为父的骄傲，自小熟读四书五经，各家兵法也熟记于心，又自创刀谱，文治武功

落
阳
残
梦

在同龄孩儿中屈指可数。此去关外，为父不在身边，更能锻炼实战经验和点兵之计，也为将来成为辰路的得力干将做准备。如此，你们兄弟俩同力，可保邳城百姓安居乐业，主公社稷永祚。”

回想起三年前，在邳城的最后一日，临行前父亲的教导言犹在耳，姚辰熙心头一热。父亲、母亲、大哥，三年来，辰熙时刻念叨的你们，如今可安好如初？还有她，心底最深处的牵挂。

“伊茗，此去塞外，风沙弥漫，前路渺渺，生死亦未可卜……”

“别胡说，我的辰熙哥是天下第一等英雄，一定会平平安安。”卫伊茗半倚在姚辰熙的胸前，听他情绪低落地说想着未来，心头一阵酸楚，“自从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知道我卫伊茗要和姚辰熙牵手走到天荒地老，所以，不管有多困难，辰熙哥一定要记得答应伊茗的话，一定要平安归来。我也会好好的，孝敬爹娘，帮助大哥，照顾好自己，每月给你写家书。”

辰熙扳过伊茗缩在他脖子上的脑袋，只见她扑闪的大眼睛里噙着泪。不免一阵心疼，轻轻地吻上了伊茗滚烫的唇。

“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的。茗儿，等我回来，还你一个顶天立地、铁骨铮铮的男子汉！”辰熙伸手搭上伊茗的肩，让她靠在自己的胸前，“你看，今晚的月儿好圆，我不在的日子，我们可以凭月儿寄情，想我就告诉月亮，我都能听到……”

“辰熙哥，这个你收好。”伊茗起身，从床头暗柜中摸索出一个精致的锦盒，里面是一块碧玺坠子。伊茗小心地取出坠子，认真地绑在辰熙的紫棱刀柄上，“拿着刀，看到坠子就像看到我一样，我就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。”

今晚的月儿好圆，茗儿，你还好吗？最近三个月，怎么没有收到你的家书呢？

辰熙与伊茗自认识以来，感情笃深，一个眼神的交会就能读

懂很多很多的感觉。三世情缘也就如此吧。感谢上天眷顾，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就知道彼此的存在，心无旁骛地情有独钟。

那年，辰熙十三岁，伊茗十二岁。在卫府，姚天翔带着辰路和辰熙来拜见回邺城途中救他们于匪贼之手的卫嘯。当时的伊茗身着一袭白衣，一曲古筝《上邪》弹罢，辰熙即被她美若天仙的气质和“此曲只应天上有”的气场震撼，随即表演了一套自创刀法配合乐府诗，以示与伊茗的搭调。所以水到渠成的，三年后，他们成亲了。可惜新婚不到半年，为防胡人作乱，辰熙被父亲派往了关外。

想到这儿，辰熙打了个寒战，幽幽叹了口气。

“二公子，篝火熄了，你进帐早些休息吧。”阿乔把斗篷披在了辰熙肩上，提议道，“又想家里人了么？每次月儿圆了你就特别思绪万千的样子。”

“是啊。”辰熙紧了紧斗篷，深吸了口气，“还是你懂我，阿乔，这是我和伊茗的约定。三年了，好想家！”

“二公子，这三个月没有收到二夫人的家书，我也有些担心，明天我去打探一下。”阿乔皱了皱眉道。

“嗯，兄弟，又要辛苦你了。”辰熙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“啥话，二公子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一直没把我当属下，我为你分忧也是分内之事，公子别见外了。”阿乔笑笑。

“走吧，将士们都歇着了，我再去看一下巡夜的弟兄们。唉，我总有不祥的预感，最近会不太平！”辰熙情绪不高地说。

“二公子多虑了，如今邺城并未传来任何战报，胡人那边也暂时消停，我们的军队更是士气满满。”阿乔劝慰道，“明天我带一小队人，去邺城姚府看看，公子放心！”

直到紫棱刀上的坠子被辰熙握得发烫了，他才回过神：“阿

乔，早点休息吧，我巡视一下就回帐篷。”

伊茗，心底深处的那一抹烙印。我想你！

2

邺城，中原最北面的城池，一道雁门关，多年来胡人生事入侵中原的关口。如此军事要地，主司马亮分秒不敢懈怠，几年来派遣股肱之臣姚天翔严防严控，确保关内居民安居乐业，关外胡人安分守己。姚辰熙的威名这两年来也被朝廷津津乐道，少年英才守护一方安定，屡建战功令胡人不敢轻举妄动。三年来，关内百姓免受战乱之苦，经济文化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。

即便如此，姚天翔深知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之理，仍要求辰熙将雁门关的情况每月以书信形式快报给他，他仔细审阅之后呈报给主公。

不过这三个月，没有收到辰熙的任何亲笔书信。伊茗每月的家书照旧寄出，是有战事耽搁了吗？正在姚天翔有不祥预感的时候，姚府管事任冲跑进了书房。

“老爷，主公座前使维将军急事求见，现在议事厅等着呢！”

“好，这就过去。”姚天翔整了整衣袖，随任冲来到议事厅。

“姚城主，别来无恙！主公命您马上去他宫中，有要事相询。我备了快马，请速速启程。”维将军抱了抱拳，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。

“父亲，是否我随您一同前往？”辰路感觉到事情重大，又不知所为何事，有些着急，一时没了主意。

“不用了，我和任冲前去即可。此去洛阳来回也要十天时间，邺城不可一日无主，你留下做好平日为父的工作。况且，你弟弟那儿近日音讯全无，也需要在这几日搞清状况。”姚天翔镇定严肃

地说道，“为父这就去洛阳，你这几日的担子要扛好！”

“是，父亲，您放心吧。”辰路点头，“路上小心，早去早回！”

“维将军，我们这就走吧。任冲，准备一下。”姚天翔在姚夫人的帮助下，将朝服穿戴整齐，“夫人，家中之事有劳你了。伊茗抱恙在身，叫她无须多虑，好生歇着。”

“老爷放心吧，我和辰路会安排好一切的。”姚夫人一路将姚天翔送出了府，目送着他们的马车离去。

3

“母亲，我去一趟驿站，询问是否有辰熙的书信，如此一闹，几件事情凑到一块儿，确实有些蹊跷。您别担心，我这就去！”辰路边说着边跨上一匹大白马。马儿仰天长啸一声，驮着辰路飞奔而去。

阳光舔食着绿油油的草地，邺城看起来是那么的平静和谐。尽管如此，辰路依然快马加鞭、心急如焚地往城北驿站赶。

辰熙，好弟弟，你千万不能有事啊，如有万一，你叫我如何面对爹娘，如何面对对你一往情深的伊茗。三年前，你代为兄驻守边关，这些年来你受的苦，要让我有机会加倍偿还啊！

三年前，辰路获悉父亲有意派遣他去关外驻守，一时的贪恋安逸生活，使他心生一计，故意称病卧床不起。因主公催促得紧，容不得姚天翔多加思索，只得委派辰熙去了关外。辰熙受命于危难，还信心满满地立下军令状，保证临阵受命永不言败，还来劝慰大哥养好身体，帮助父亲管理邺城，做好储位城主应尽之事。辰熙毅然离开了新婚妻子，去了风沙漫天的关外，一去就是三年。辰路因此愧疚了三年。所以他勤勉政事，努力学

习，尽心帮助父亲，照顾伊茗，要把辰熙在家的那一份工作和情感加倍给予。

两个时辰后，城北驿站终于在眼前了。日上三竿，驿站旗杆的倒影完全看不见了，微风吹过，显得有些安静。不见守门人，却有好几匹高头大马整齐地被缚在马槽里啃着草。

“驿臣，驿臣，可安在？”辰路有些不安，稍感意外。跳下马后，一跃来到驿站大门口，见门虚掩着，略略迟疑片刻后，推门而入。

“大公子，等候你多时了，终于来了！”一个身披银丝风衣的高挺背影映入了辰路的眼帘。

“你是？”辰路压低着声音，有些不安。

“三年不见，连我都不记得了？！”背影转过身来，笑盈盈地望着辰路。深邃的目光，瘦削的脸庞，高隆的鼻梁，右手摇着用小篆体书写扇面的白色丝锦折扇，阳光又忧郁的笑容，怎么可能不记得？

“尉迟剑樟少爷，怎么会是你？‘洛阳第一才子’，向来以不过问政事、江湖事闻名，虽身在高官之家，却有颗闲云野鹤之心，只念及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。没想到，三年不见，会在这个军事重地碰到你。回想当年，辰路感谢你的仗义直言救我于危难。不知今日，少爷来此地，有何指教？”辰路拱了拱手，正了正衣冠。

“跟我来，今日又是救你于危难的。”剑樟招牌笑脸，阳光又忧郁。

通过一条没有窗的小道，辰路见到了正在疗伤的阿乔。“阿乔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这伤怎么弄的？”辰路有些吃惊，便急急地问道，“辰熙没事吧？”

“嘘，小心隔墙有耳。”剑樟收起折扇，示意道，“你们几个，去

外面守着，有情况马上报告！”

“是。”剑樟的四个贴身护卫领命离开，掩上了门。

“好了，现在可以说了。”剑樟晃晃扇子，目光转向阿乔。

“大公子！”阿乔双膝跪地，委屈哽咽地唤了一声。

“起来，阿乔，慢慢说。”辰路扶阿乔坐到凳子上，心想：这小子伤得不轻啊！

4

姚府。

阳光慵懒地洒进房间，窗边摆放着一张木制躺椅，伊茗昏昏沉沉地躺着，手边一卷《乐府诗集》，也许是看书累了，眼睛轻闭，眉头微锁，嘴唇和脸色显得有些苍白，但丝毫不影响她仙子般的气韵。前阵子的一个拂晓，露气颇重，伊茗为给姚天翔采摘新鲜露珠泡茶而受风寒，休养几日未见好，又忧思辰熙，引发了哮喘旧疾。半睡半醒之际，脑海中都是辰熙的身影，那么近又那么远。醒后发现都是胡思乱想，又不禁生悲，如此十多天，依然没有好转。

姚夫人看着心疼。她自己没有闺女，第一眼见着伊茗的时候，就心生爱怜，把她立为儿媳妇的不二人选。乖巧懂事的伊茗，总是那么善解人意、甜美可人，有她在跟前，就像一道光，照亮多彩的世界。

所以每逢伊茗有个小伤小痛的，姚夫人都会特别上心，这次她甚至一连几日亲喂汤药、同住一屋，悉心照料。伊茗清醒的时候，深感过意不去，所以她要求自己振作精神，快点好起来。

“娘，我今日好多了，您就回屋歇着吧，不用担心我。”伊茗这会儿醒了过来，睁眼的这一刻，看到姚夫人忧心忡忡的目光

便弱弱地安慰道。

“茗儿，你醒啦，喝药，来！”姚夫人舒展开眉头，扶起伊茗，端起温度正适口的汤药。

“谢谢娘。”伊茗喝了一口，皱了下眉，好苦。勉强冲姚夫人微微一笑，随即将一碗汤药都喝了下去。“不能让娘担心，我要快点好。”伊茗心里念道。

“茗儿，你受苦了，好孩子。”姚夫人抱了抱伊茗，扶她躺下。“再睡会儿吧。”

这三年，辰熙驻兵关外，伊茗担起了照顾姚府的担子，家中大小事务，在她的安排下井井有条，丫鬟下人们都众口好评，姚天翔、姚夫人见了好生欢喜。她还帮助姚天翔断了两个无头公案，将出众的才气、贤淑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伊茗三岁丧母，与父亲卫啸将军两人相依为命，三岁开始学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，五岁能背四书五经中的篇章，十岁不到便可吟诗作赋，又弹得一手好琴，颇得十里乡亲的赞美，有“邺城明月”之称。

“娘，刚听小鹃说，爹去洛阳了，大哥去找辰熙了？”伊茗有些气喘，缓缓说道，“家里是不是有事？”

“茗儿，别担心，你爹去主公宫里了，例行公事汇报。你大哥，去驿站看看有没有辰熙的信，驿站经常会耽误压着信件，别担心啊。”姚夫人好生劝慰道，“茗儿你要快点好起来，别让娘再为你担心，好吗？”

“嗯，我答应你，娘。”伊茗笑笑，微微点头道，“娘，这些天您也累了，都是茗儿让您操心了，去歇着吧，我精神好点了就看会儿书。”

姚夫人点头，握了握伊茗的手，转身离开。伊茗见她离开，又